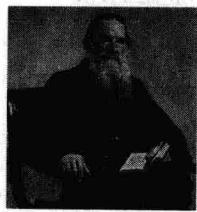


名人传

The Biography of Celebrity

[法]罗曼·罗兰 著

新文库·名人传



名人传 The Biography of Celebrity

[法]罗曼·罗兰 著 陈·歌②·黎①·王·海译

布封 (1707—1788) 法国博物学家、作家
维吉尔 (70BC—19AD) 古罗马诗人

拿破仑 (1769—1821) 法国军事家、政治家

托尔斯泰 (1828—1910) 俄国作家、思想家

米开朗基罗 (1475—1564) 意大利雕塑家、画家

贝多芬 (1770—1827) 德国作曲家、音乐家

列宾 (1844—1910) 俄国画家、雕塑家

梵高 (1853—1890) 荷兰画家、雕塑家

爱因斯坦 (1879—1955) 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

居里夫人 (1867—1934) 法国物理学家、化学家

列夫·托尔斯泰 (1828—1910) 俄国作家、思想家

歌德 (1749—1832) 德国作家、思想家

雨果 (1802—1885) 法国作家、思想家

肖邦 (1810—1849) 波兰作曲家、钢琴家

拿破仑 (1769—1821) 法国军事家、政治家

米开朗基罗 (1475—1564) 意大利雕塑家、画家

贝多芬 (1770—1827) 德国作曲家、音乐家

列宾 (1844—1910) 俄国画家、雕塑家

梵高 (1853—1890) 荷兰画家、雕塑家

爱因斯坦 (1879—1955) 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

居里夫人 (1867—1934) 法国物理学家、化学家

歌德 (1749—1832) 德国作家、思想家

雨果 (1802—1885) 法国作家、思想家

肖邦 (1810—1849) 波兰作曲家、钢琴家

拿破仑 (1769—1821) 法国军事家、政治家

米开朗基罗 (1475—1564) 意大利雕塑家、画家

贝多芬 (1770—1827) 德国作曲家、音乐家

列宾 (1844—1910) 俄国画家、雕塑家

梵高 (1853—1890) 荷兰画家、雕塑家

爱因斯坦 (1879—1955) 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

居里夫人 (1867—1934) 法国物理学家、化学家

歌德 (1749—1832) 德国作家、思想家

雨果 (1802—1885) 法国作家、思想家

肖邦 (1810—1849) 波兰作曲家、钢琴家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名人传 / （法）罗曼·罗兰（Rolland, R.）著；邓金玉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1

（世界文学译丛）

ISBN 978-7-80228-979-6

I. 名… II. ①罗… ②邓… III. ①贝多芬, L.V. (1770~

1827) —传记 ②米开朗基罗, B. (1475~1564) —传记

③托尔斯泰, L.N. (1828~1910) —传记 IV.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6625 号

责任编辑： 杨磊、殷秀峰

著 者： （法）罗曼·罗兰

封面设计： 点石堂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 100037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8-979-6**

定 价： 20 元

出版说明

文学名著都有浓重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情怀，常读、多读这些人类的精品，就犹入兰室，久而其香自溢，养成浓郁的人文情怀。外国文学不仅是外国人心灵的历史，也是全世界人心灵的历史。外国文学名著展现了比宇宙更广阔、更深邃、更神秘的精神世界。博览外国群书，每一个用心的读者都能从中发现你自己，发现一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精神家园，抑或现实生活的种种。

纵观世界文学中文版百余年的翻译历史，由于时代因素和译者参差不齐的水平，我们一直期望有一套更加完整、更有水准的外国文学丛书面世。

不求最好，只求更好，我社汇集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拥有较高知名度和显著成就的文学翻译家，精心打造出这套世界文学译丛，与读者共分享。

本套丛书在汲取以往外国文学编译精华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创新。首先，译者不但具有深厚的外文底蕴，而且在文学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积累，在翻译过程中不但原汁原味的保留了外国文学的固有特色，而且从文学的眼光加以审视、润色，将原著的风格和文笔的优美性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其次，每部译著都经过了编者的精编精释，扫除了一些阅读障碍，使读者能够深入而迅速地进行阅读。再者，本次图书采用上等的纸质，加上精心的设计，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一个良好的视觉享受，同时又适用于收藏。诚挚地希望这套《世界文学译丛》在带您徜徉文学大师田园的同时也让您受益一生。

目 录

贝多芬传	1
序 言	2
贝多芬传	4
贝多芬的遗嘱	26
书信集	30
思想集	43
米开朗琪罗传	47
序 言	48
米开朗琪罗传	51
这便是他那神圣痛苦的一生	130
托尔斯泰传	131
序 言	132
托尔斯泰传	133
托尔斯泰的遗作简析	216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反响	221
托尔斯泰逝世前两个月写给甘地的信	230

贝多芬传

序 言

在我 1902 年写这本短小的《贝多芬传》的时候(那是四分之一世纪前的事),我并不想写音乐学方面的著作。当时,我正经历着一个苦难的时期,到处都是毁灭与更新的雷雨。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暂时离开巴黎。

我在我的童年伙伴身边暂避了十天,这个童年伙伴就是贝多芬,他是我生命中的支持力量,不只一次地鼓舞我渡过难关。我来到贝多芬的故里波恩,在那里发现了他的影子以及他的老友们。我在科布伦兹从维卡洛夫妇孙子的身上又见到了他们夫妇的影子。

我在美因兹听了由魏恩加特纳指挥的贝多芬的交响乐演奏会。随后我又与他单独相对,在雾濛濛的莱茵河畔,我感受着那个灰暗的四月中的潮湿,尽情地倾吐着自己的心事。在那里,我感受到贝多芬的勇气,他曾经经历的快乐与痛苦,还有他那深深的悲哀。我多次跪倒在地,他却用强有力的大手把我挽扶起来,并为我新写作的小说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洗礼。

我接受了他的祝福,重新获得了生命的信心,踏上回返巴黎的行程。我再一次勇敢地面对生活,并用自己的笔写下了对这一次生命疗伤过程的感谢。那便是您手上的这本小书了。这本书先是发表在《巴黎杂志》上,后来又由佩居伊再版。超出我的所料,这本小书居然突破了在狭小的朋友圈之间传播的界限,传到了更宽阔的领域。不过,“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命运……”。

我对自己在这里说了这些琐碎的事表示歉意。我应该回答那些期望从这支颂歌中寻找按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的著作的人。我是个史学家,但是按自己的时间去做。我在几部书中对音乐尽了一种很大的义务,诸如在《亨德尔》和我在关于歌剧的一些研究著作中。

然而,《贝多芬传》绝不是仅止于此的研究著作,它不是为了学术而作,而是唱给受伤的心灵、窒息的心灵的一支鼓励的歌。它复苏了,它振作了,而且它在感谢救世主。我很清楚,这个救世主被我改头换面了,但所有信仰的和爱情的行为都是如此。我的《贝多芬传》就是这种行为。

这本小书出版以后,人们纷纷抢购。它交上了好运,这是事先没有想到的。那时候,在法国有数百万被压迫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焦急地期待着一个解放的呐喊。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里听到了它,于是,便跑来恳求他。从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这些音乐会宛如作以“天主羔羊”起

首的弥撒祷告时的一些教堂一样受欢迎。

谁不记得注视着祭献、并被启示之光芒照耀着的那些痛苦不堪的面庞！虽然现在活着的人与过去的人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但是他们与将来的人们之间的距离也许会一样遥远。在本世纪的前几年的这一代人中，他们已经被战争的深渊所震慑，对于身份和地位已经不再尊重和讲究了。他们和他们儿子中的最优秀者都消失了。

我的这本短小的《贝多芬传》保存着他们的形象。它出自一个孤独者之手，竟毫无知觉地与他们相仿。

在短短的时间里，这本由一个无名之辈写的小册子，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书店里走了出来，在读者手中流传开来。所以，它不再是我个人的了。

我刚刚重读了这本小书。尽管它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我也不再作什么改动了。因为它应该保留它的原始特征以及伟大的一代的神圣形象。在贝多芬百年诞辰之际，我深深地悼念他，他是一位伟大的同伴，是一位真诚而正直的大师，值得我们颂扬。我尊敬他，缅怀他，他用自己的人生奋斗教会我们怎样去面对生与死。

罗曼·罗兰

1927年3月

贝多芬传

在他心中，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爱和自由就是他追求的一切。
即使为了国王的宝座，他也绝不会背叛真理。

——贝多芬

(1792 年手册)

矮小强壮，一副像运动员似的结实骨架，这就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年轻的时候，他有一张土红色的阔脸庞。到了老年，他的脸色变得蜡黄而病态，尤其是冬季，当他长时间被困于屋内，远离田野的时候。

他头发乌黑而浓密，密得似乎梳子都不能通过。头发经常屹立着，像“墨杜萨头上的蛇”。他的双眼经常闪烁着一种神奇的力量，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感到震慑。因为他的两只眼睛经常会在他褐色悲壮的脸上放射出粗野的光芒，所以很多人以为他的眼睛是黑色的。其实他的眼睛是蓝灰色。这两只很小的、深陷的眼珠在兴奋或激忿时会突然变大，在他的眼眶里转动，投射出他那带有奇怪想法的全部思想。有时，他的眼睛也会朝天空投去一抹忧愁的目光，那是他的深思和忧虑。

他的额头宽大突起，鼻头宽而短，脸型像狮面。他有一张轮廓相对细腻的嘴，下唇稍微有些超出上唇。他的牙床非常坚固，好像连核桃都能一口咬碎。他的右下頦有一个深深的酒窝，使脸型非常不对称。

英国钢琴家莫切特斯说：“他经常努力面带甜蜜的笑容与人交谈，这种神情能给人以鼓舞。与之相反，他的笑却有些不对劲儿，显得粗野、难看，但他的笑声很短。”——其实，他是一个很少发出欢乐笑声的人，所以笑容才会那么生涩。

他的表情经常很阴郁，表现出“一种发自内心的，致命的哀伤”。1825 年，德国诗人勒斯托巴说起自己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揪心的痛苦”时，要竭尽全力地忍住流泪。一年后，别莱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小酒店遇到他，他坐在一个角落里，双目紧闭，用一根长烟斗抽着烟，这是他的习惯，一直到死都保持着，而且还与日俱增。有朋友跟他打招呼，他凄然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记录本，并用聋子特有的尖声让对方把想说的写下来……

他的脸色变化不定，有时表现出灵感出现的神情，甚至在大街上，这种表现

经常使他身边的行人大惊失色。有时，他正弹琴时被人撞见，他这时的表情就会是：“面部肌肉隆起，青筋暴绽；野性的眼睛变得格外地吓人；他的嘴唇发抖，俨然一种被自己召来的魔鬼制伏的巫师的神态。”那种情形就像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形容这种状况时说他像“李尔王”。

* * * * *

1770年12月16日，路德维希·冯·贝多芬于出生于科隆附近波恩的一所破屋的阁楼上。他祖籍弗朗德勒，父亲是个没有才华却又酗酒的男高音歌手。他的母亲是个女仆，一个厨师的女儿，她的初嫁对象是一个男仆，丧夫后改嫁给贝多芬的父亲。

贝多芬的童年充满苦难，缺少像莫扎特那样被家庭温馨呵护的家庭温情。对于贝多芬来说，人生从一开始，就向他显示出一场凄惨而残暴的战斗。他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赋，把他当作一个神童炫耀。贝多芬才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让他每天练九个小时的羽管键琴，有时让他练小提琴。贝多芬被关在房间里，感受着那无法逃避的沉重压力。强大的压力使贝多芬差一点儿永远厌恶艺术，父亲甚至需要使用暴力才能使贝多芬学习音乐。

贝多芬还在年幼的时候，就不得不为自己的生计去赚钱，以获得每天需要的食物，承担那些来得太早的生活重担。十一岁时，他进了剧院乐团。十三岁时，当了管风琴手。

1787年，17岁的贝多芬失去了他最尊敬的母亲。他后来在1789年9月15日写给奥格斯堡一带的沙德医生的信中写道：“她总是善良地对我，我爱她，把她当作最好的朋友。啊，当我喊着‘妈妈’这个亲切的称呼，而她又能听见的时候，我是多么地幸福啊！”她死于肺结核，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这个病，他常常觉得不适，而且患上了比病痛更加残酷的忧郁。

十七岁时，贝多芬成了一家之主，担负起对两个弟弟的教育责任。他不得不羞愧地要求酗酒成性的父亲退休，因为他的父亲已经无力掌管门户。人家把父亲的养老金都交给了儿子，免得他乱花。

这些悲惨的事情在贝多芬内心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在波恩的一户人家那里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靠，那户人家就是布勒宁一家。他们是贝多芬一直尊重并感恩的人。可爱的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比他小两岁。他教她音乐，并领着她学习诗歌。她是他童年的伙伴，或许两人之间已经有了一种挺温柔的感情。埃莱奥诺雷后来嫁给了维卡洛医生，他们夫妇都是贝多芬的好友，他和他们夫妇之间保持着一种恬静友情。这一点从维卡洛和埃莱奥诺雷与他

的书信就可以证明。当三个人都垂垂老矣的时候，友情更加动人，而他们的心灵仍和从前一样的年轻。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非常悲惨，但他对童年和童年待过的地方始终保留一种温馨而凄凉的回忆。后来，他被迫离开波恩，在维也纳度过了几乎一生。虽然身处大都市维也纳及其近郊，他也从未忘却莱茵河谷。他称之为“我们的父亲河”的庄严的莱茵河，是那么活跃，几乎带有人性。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灵魂，让无数的思想和力量在河里流淌。

在贝多芬看来，没有任何地方比亲切的波恩更加美丽，更加威武，更加温柔。莱茵河既温柔又汹涌的河水浸润着波恩浓荫掩映、鲜花遍布的堤坡。贝多芬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前二十年，在这里形成了他的少年心灵之梦，——那一片片草原好似懒洋洋地漂浮在水面上，雾气笼罩着的白杨、矮树丛和垂柳，以及果树，都把它们的根浸在静寂但湍急的水流中……还有那些村庄、教堂、墓地，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瞰着河岸……而在远处，蓝色的七峰山在天穹里绘出昏暗的身影，山上已成废墟的古堡矗立着，显现出瘦削而古怪的轮廓。

贝多芬的心永远地维系在这片土地上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梦想着再见到它，“我的祖国，我那生死牵挂的故乡，它一直是我心底最美的风景。在我眼里，它的形象总是那么美丽，那么明亮，就像我当时离开的时候一样”。但他未能得偿所愿。

* * * * *

革命风暴席卷欧洲，贝多芬的心也被它占据了。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中心，1789年5月14日贝多芬注册入学。他听后来的下莱茵州检察官、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的德国文学课。当巴斯底狱被攻克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充满激情的诗，激起了同学们的热情。第二年，施奈德发表了一个革命诗集。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就早早地预订了这本诗集。

1792年11月，战争蔓延到波恩，贝多芬离开了波恩，前往德意志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在这途中，他遇到向法国挺进的黑森军队，爱国之情油然而生。1796年和1797年，贝多芬谱出了两支战斗歌：《出征歌》和《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人民》，这两首曲子是根据弗里贝格的战斗诗谱写的。贝多芬本来想歌颂大革命的敌人，但是他自己已经被革命征服了，全世界都被大革命征服了。从1798年起，尽管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紧张，但贝多芬仍同法国人、使馆、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将军有密切的往来。在交往之中，他与共和派之间的感情更加坚定，而且在他以后的岁月中，这种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施坦豪泽为贝多芬画了一张像。在这张像中，贝多芬当时的形象如在眼前。这幅画像就像盖兰的波拿巴画像与别的画像一样有特点，他的脸严肃而庄重，显示出对战争的勃勃野心。画中的贝多芬比实际年龄略显年轻，瘦瘦的，笔挺的，高领口使他头颈僵直，目光显示出不屑和一点儿紧张。

贝多芬知道自身的意志所在，他对自己的力量坚信不移。1796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虽然身体虚弱，但是意志坚定，我的天才必将引导我取得胜利……二十五岁，正是创业的时候。我已经二十五岁了！”……人必须在这一年显示出他的整个人来。”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他很高傲，举止粗俗，态度阴郁，他说话时口音很重。但是，惟有几个密友了解他藏匿在这种傲然笨拙下那颗善良的心。他在给维卡洛写信时，第一个念头便是：“譬如说，我看一个朋友手头拮据，如果我在经济上无法立即接济他，我只要坐到书桌前，不多一会儿工夫，就能使他摆脱了困境……你看这有多么美妙。”随后，他又写道：“我的艺术是为穷人而作，我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穷人的利益。”

但是，在1796年到1800年之间，苦痛已经敲响了贝多芬的门，它缠住了他，不再离去。他的耳朵的重听现象严重起来。耳朵里昼夜不停地嗡嗡直响，听力越来越下降，内脏也使他痛苦不堪。他有好几年没把这事告诉任何人，甚至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总躲着别人，独自深藏着这个可怕的秘密，免得自己的残疾被人发现。直到1801年，他再也瞒不住了，他绝望地告诉了他的朋友中的两位：维卡洛医生和阿门达尔牧师。

他在写给阿门达尔牧师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真诚的、慈善的阿门达尔……我真的希望你能守候在我身边！你知道吗？你的好友，贝多芬，他真是太不幸了。他曾以自己具有天赋的听力为自豪。然而，这个听力却在日渐衰退，以至于几乎听不见了！我们常在一起的那阵子，我就已经感觉到一些征兆了，但我一直瞒着。但这之后，情况却越来越糟糕了……”

“我能治好吗？我当然是抱有这种幻想的，但是希望又是多么渺茫啊。这类疾病是无法医治的。我不得不悲惨地生活着，躲开我挚爱的、对我的生命来说弥足珍贵的所有一切，生活在一个悲惨、自私的世界里！……”

“我得栖身在凄惨的听天由命之中！当然，我想过要战胜所有这些灾祸；但那又怎么可能呢？……”

贝多芬在写给维卡洛的信中说：“……我过着一种凄惨的生活。两年来，我不得不避开所有的交往，因为我不能与人交谈：我是个聋子！如果我从事的是其他什么职业，这种情况也许还可能维持；但是在我工作的这一行里，这无疑是一种可怕的情况。

“我的敌人不少，他们对此会怎么说！……在剧院里，我必须坐得特别靠近

乐队,不然就听不见演员们在说什么。如果我坐得稍微远一点儿,我甚至连乐器和歌声的高音都听不见……当别人说话很轻声时,我几乎听不见;但是当别人大声喊叫时,我又忍受不了……我时常诅咒自己的一生……

“帕朗特克引导我听天由命。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却愿意同命运挑战。但是,在我一生中的有些时刻,我只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听天由命!多么伤心的避难所啊!然而,这却是我所剩下的惟一的路!”

贝多芬的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他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中有所表现,如作品第十三号的《悲怆奏鸣曲》(1799年),特别是作品第十号的钢琴曲《第三奏鸣曲》的广板(1798年)。令人惊讶的是,并非所有作品都带有这种愁苦。他还有许多作品,比如说1800年谱写的,那首表现欢乐节奏的《七重奏》和表现出清澈节奏的《第一交响乐》,乐曲中都洋溢着无忧无虑的年轻情怀。

心灵极其需要欢乐,当它没有欢乐时,就得自己制造欢乐。当在现实生活中只能感受到残酷时,它便逃避现在,追忆过去。过去的幸福时光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它的光芒在不复存在之后仍将长久地照耀着。

在维也纳孤单遭难的贝多芬,常沉浸于对故乡的回忆之中。他当时的脑海中充满了对故乡的思念。《七重奏》中以变奏曲出现的行板的主题就是一支莱茵歌谣。《第一交响曲》中表现出贝多芬青少年时期对梦想的憧憬,是他赞美莱茵河的作品之一。整个乐曲表现出一种快乐、闲散的旋律,人们从中可以品味到取悦于人的欲念和希望。

然而,在《引子》中,在有的段落中,贝多芬通过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在荒诞的谐趣曲中,表现出他那天才的潜力。他的目光预示着未来,展露在青春的面庞上,就像波提切利画《圣家庭》中的婴孩儿的眼睛,人们从中已经可以窥视到不久将至的悲剧了。

除了这些肉体的痛苦以外,他还有另一种苦痛。维卡洛说他从未见过不抱有强烈热情的贝多芬。这些爱情似乎一直是纯洁无邪的,激情和欢娱之间毫无连接关系。现在,有一些人经常将这两者相提并论,却不知道这正是显示出他们的无知,说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激情以及有多么难求。

贝多芬在心灵中有着某种清教徒的东西,粗俗的谈论和思想令他生厌。他对爱情的神圣有严肃的看法。据说,贝多芬对莫扎特表达爱情的方式耿耿于怀,因为后者糟蹋自己的才华去写《堂·璜》。他的挚友申多勒肯定地说,“他带着一种童贞度过了一生,从没有过任何缺德而需要责备自己。”这样的一个人是生来就要受爱情的欺骗的,是爱情的受害者,他的确如此。

他不断地痴情地投入恋爱,不断地梦想着快乐,但当梦想破灭,随之而来的便是痛苦的煎熬。他不得不在那种爱情和高傲的反抗的交替中去寻找最丰富

的灵感源泉，直到一定的年龄，他激昂的性格才隐忍于悲苦之中。

1801年，贝多芬的激情的对象似乎是茱丽安·琪亚蒂，他把著名的《月光奏鸣曲》的乐曲（第二十七号之二，1802年）题名献给了她。他在给维卡洛的信中写道：“我现在以一种更温柔的方式生活，并且与人交流得也多了……”

“我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是因为我感受到了一位姑娘的魅力。我们两情相悦，这是我两年来第一次拥有幸福时光。”

然而，他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进一步感受到自己的残疾之苦，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娶这个非常钟爱的女子，这种情况让他感到进退两难。其次，茱丽安风骚、稚气，却又非常自私，她让贝多芬在爱情中感受到痛苦万分。

1803年11月，茱丽安嫁给了哲仑贝加伯爵。爱情的这种激情如果得不到回应是最能摧残心灵的。而对于贝多芬来说，他的心灵已经被病魔弄得非常脆弱了，还要面对这种激情的崩溃，它有可能把他的心灵给摧残至毁了。

这是他一生中惟一一次致使他几乎一蹶不振的时刻。他对生命和爱情充满了绝望，他甚至给两个弟弟约翰和卡尔写遗嘱，上面标记：“等我死后才能拆阅并执行”。这是反抗的和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呐喊。这种呐喊真是令人心酸欲碎，他差点儿到了结束自己生命的地步了。幸亏他那顽强的道德情操阻止了他，但是他痊愈的希望已经破灭了。

“我曾经赖以支持的、崇高的勇气被爱情的消逝和病痛的折磨带走了。噢，主啊，向我显示一天，仅仅一天的真正快乐吧！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快乐那深远的声音了！上帝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快乐？……难道我永远见不到它了吗？——不！那对我太残忍了！”

这是一种临终的悲鸣。但是，贝多芬还活了二十五年。他那坚强的性格使他不会屈服于挫折。

“我的体力随着智力的发展比以前更加强大……我的青春——是的，我触摸到它了——才刚刚起步。我每天都在接近我可以预见到却又无法确定的目标……”

“啊！如果我能摆脱这疾病的折磨，我将拥抱世界！……没有任何休息！除了睡眠，我不知什么是休息。可是我挺悲哀，我不得不花比以前更多的时间去睡觉。只要我能从疾病中解脱一半，我愿意睡着……我已经快忍受不住了，痛让我倍受煎熬。但是我不能屈服，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啊！千百次地享受人生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啊！”

在贝多芬的作品中，经常交织着爱情、痛楚、意志的斗争。他的感情时而骄傲，时而颓废，他的内心充满着悲伤因素。这些情感，都反映在他1802年写的

伟大作品之中：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称作《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第二奏鸣曲》（作品第三十一号），包括仿佛一场雄伟而凄婉的独白式的戏剧化吟诵；题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莱采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根据克莱尔的词编写的六支英勇悲壮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号）。

1803 年的《第二交响曲》更多地反映的是贝多芬年少时的爱情，从这个乐曲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意志占了上风。一种无法抗御的力量把他思想中的忧郁一扫而光，沸腾的生命力量掀起了音乐的终局。贝多芬渴望幸福，他不肯相信自己的不幸无法医治；他渴望痊愈，渴求爱情，他的心中充满希望。

* * * * *

在贝多芬这些作品中，有好几部表现出强烈而紧凑的战斗激情，这些进行曲让观众的精神为之震撼。这在《第二交响曲》的快板和终曲中非常明显，尤其是在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的第一章中，英武壮烈的气概表现得更加突出。这种音乐所具有的英雄气概使人们联想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

大革命的浪潮也来到了维也纳，它让贝多芬的感情激动起来。骑士索弗伊德说：“他在亲朋好友中间主动谈论政局，用超于常人的聪颖、清醒而准确的目光作出自己的评价。”他有自己的立场，把全部的同情都倾注在革命思想中。

贝多芬晚年时最了解他的朋友申多勒说：“他喜欢共和原则。他主张无限制的自由和民族的独立……他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建立共和政府……他希望在法国实行全民选举，希望波拿巴能建立起这个制度，从而奠定人类幸福的基础。”他如同革命的古罗马人，受到帕朗特克思想的熏陶，梦想着一个由胜利之神——法国的第一执政——建立的英雄共和国，于是，他连续写成了《英雄交响曲：波拿巴》（1804 年）、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曲》的终曲——光荣的史诗这三部乐曲。在这之中，当时的时代之魂，第一支真正的革命乐曲出现了。巨大的事件让他这颗伟大的孤独心灵显得更加纯洁，即使与现实接触也不会减损分毫。贝多芬的面容上，似乎受这些历史战争的影响，反映着这些史诗般战争的色彩。

在贝多芬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也许他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些乐曲中，1807 年的《科里奥兰序曲》中有着呼啸的暴风雨。贝多芬的第十八号作品，《第四四重奏》中也有着相似的旋律。他在 1807 年创作的第五十七号作品《热情奏鸣曲》中也有类似的旋律。在听到这部乐曲后，俾斯麦说：“假如我经常听它，我会永远英勇顽强的。”在《埃格蒙特序曲》，直至《降 E 大调钢

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1809年),甚至炫耀技巧的部分都是壮烈的,仿佛有千军万马奔腾之势。——这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

贝多芬写关于一位英雄之死的《葬礼曲》(作品第二十六号)时,那位比《英雄交响曲》中的英雄更加值得歌颂的将军——霍赫,却战死在莱茵河畔,他的纪念碑至今仍然矗立在科布伦兹和波恩之间的一座小山丘上……

贝多芬在维也纳曾目睹了两次革命的胜利。1805年11月,《菲岱里奥》首演时,法国军官们纷纷前往观赏。住在洛布科维兹家里的是巴斯底狱的攻克者于兰将军,洛布科维兹是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贝多芬把他的《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题献给了于兰将军。拿破仑在1809年5月10日,将部队带到了舍恩布伦,并驻扎在那里。没过多久,贝多芬便仇恨起这些法国的征服者们来。他对法国人的史诗般的狂热仍然没有减少,但是那些不能像他一样拥有狂热情感的人,只能对贝多芬的这种行动与胜利的音乐一知半解。

* * * * *

出人意料的是,贝多芬并没有把《第五交响曲》写完。他停下来,而且一口气写出了《第四交响曲》,连惯用的拟稿手续都没有用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他的面前显现着幸福。1806年5月,他与特雷兹·德·布兰维卡订了婚。特雷兹早就爱上了他,——自从贝多芬来维也纳的最初的日子里,还是个小姑娘的她(贝多芬是她哥哥弗朗斯瓦尔伯爵的朋友)便跟着贝多芬学习钢琴时起。

1806年,贝多芬与特雷兹兄妹俩到匈牙利的穆尔其瓦泽家里作客,他们在那相恋了。贝多芬的那些幸福时日的回忆保存在特雷兹的一些叙述中。她说道:“有一个星期天的夜晚,贝多芬在吃过晚餐后,乘着月色,坐到了钢琴前。首先,他用双手平扶一遍琴键。弗朗斯瓦尔和我都了解他的这一习惯。他总是这么扶一下再弹奏的。然后,他在低音部敲了几个和音;接着,他带着一种神秘的庄重神情,缓缓地弹奏一曲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如果你把心献给我,先悄悄地相传;我俩心灵相通,不要让别人知道。’

“我母亲和教士都已入睡;我哥哥凝神远望;而我,被他的歌声和目光穿透,感到生活幸福无比。——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花园中相遇。他对我说道:‘我正在写一部歌剧。那个主角已在我心中,在我眼前,不论我走到何处,不论我在何处停留。我从未达到过这么高的境界。一切都充满着光明、纯洁、明亮。在这之前,我如同童话中的那个孩子,只顾捡石子,看不到路上盛开着的鲜花……’就在1806年5月,在征得我亲爱的哥哥弗朗斯瓦尔的同意后,我成了他的未

婚妻。”

在 1806 年写成的《第四交响曲》就像是一朵纯净的鲜花，蕴藏着贝多芬一生中的这段平静岁月的芬芳。人们从中可以直接发现，贝多芬当时正在竭尽全力地把自己的才华与一般人喜爱的东西协调起来，这些东西是人们从前辈们传下来的形式中认识的。

这种调和精神源自爱情，对他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也发生着影响。索弗伊德和克里尔巴泽说，他兴趣盎然，心情开朗，幽默风趣，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对不喜欢的人也能容忍，穿着颇为考究。他在迷惑他们，使他们不能察觉到他的重听。他们说他很健康，只是有点儿近视而已。

梅勒当时为他画了一副肖像，肖像上，他带着一种浪漫的高雅，只是稍微有点儿不自然的神态。贝多芬要博得诗人的喜欢，并且知道自己已经博得了他们的欢心。雄狮在恋爱：它藏起自己锋利的爪子。但是，人们从他的眼睛里，甚至在《第四交响曲》的梦幻和温柔之中，仍能感受到那种可怕的力量，他那任性的脾气和愠怒的俏皮话。

对于贝多芬来说，这种深邃的和平并未持续多久。不过，爱情的亲切影响倒是一直延续到 1810 年。无疑，正是靠了这一影响，贝多芬才获得自制力，使他的才华结出了最丰硕的果实，例如：那古典悲剧《第五交响曲》；夏季那一天的神圣之梦——《田园交响曲》(1808 年)；还有那《热情奏鸣曲》，那是受到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的启发而写成的，他把它视作所有奏鸣曲中最强劲有力的，发表于 1807 年，并题献给特雷兹的哥哥。

他把富于梦幻和畅想的奏鸣曲(作品第七十八号，1809 年)题献给了特雷兹。并附有一封没有标明日期的信，写上“致永远的爱人”，与《热情奏鸣曲》一样，表达了他炽热的爱情：

“我的爱人，我全部的生命，我的天噢……我心中装满了要对你说的、说不尽的话……啊！我的心总是牵挂着你，不论我身在何处……第几次想起你，想到要有好几天都得不到你的消息，我就会泪如雨下。——我爱你，胜过爱自己的生命。这种感觉就像你对我的爱一样。甚至比你的感觉更强烈……啊！上帝保佑！我简直无法想像，没有你的日子里，我怎么样度过漫长的日日夜夜。——咫尺，天涯——……我的思念奔向你，我永远的至爱，那思念有时是快乐的，随后就变得忧郁了，在询问命运，问它是否会接受我们的愿望。

“我只能同你一起活着，不然我就活不成……另外的女人绝不会占有我的心。绝不会！——绝不会！——噢，上帝！为什么相爱的人儿要分离？可是，我现时的日子是忧愁的日子。你的爱使我成了男人中最幸福却又是最苦恼的一个。——……稍安勿躁……安静下来——爱我！——今日，——昨日，——多